# 白洋淀上读孙犁

■周仕忠

记 忆

孙犁笔下的《荷花淀》，把白洋淀与那里人们的生活写得如此鲜活动人，让人心驰神往，对那片神奇的水域充满憧憬。两年前，我趁着闲暇，携着一份蓄积多年的文学乡愁，来寻访这片魂牵梦绕的水域。白洋淀就在雄安，离北京不远。汽车驶进雄安，空气里便漾开北方水乡独有的清冽，混杂着水汽、苇叶与荷叶的微甘。这气息陌生又似曾相识，仿佛来自书页深处读过的句子。到了白洋淀，我眼前豁然开朗。高远的蓝天，沉静的水面，满目的荷塘，景色宜人。微风拂过，芦苇、残荷摇曳，带来沙沙的絮语。

孙犁纪念馆就坐落在白洋淀深处，坐船才能到达。建筑并不宏伟，白墙灰瓦，枕水偎荷，似一处安静的农家院落。院中，先生的汉白玉雕像面水而坐，手里拿着一卷书，目光望着远方——是望着1939年的白洋淀吗？那时的水，该映着烽火；那时的芦苇荡，藏着雁翎队的快船。雕像的眉宇间，有一种战争年代文人特有的清癯与从容，流露着穿越烽火对美与善愈加笃定的守望。

我忆起中学时初读《荷花淀》。苏北的教室闷热得很，窗外是嗡嗡的蝉鸣。而孙犁的文字如一泓清泉，伴着北国的月色与荷香，漫过我的课桌："月亮升起来，院子里凉爽得很，干净得很，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，正好编席。女人坐在小院当中，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。苇眉子又薄又细，在她怀里跳跃着……"那一刻的惊叹，记忆犹新。战争，原来可以这样书写——没有血淋淋的渲染，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，只有月光、苇眉子、编席的女人，还有那含蓄里的深情、朴素中的坚韧。那些文字就像一颗莲子，悄悄落进我的心里。今天，我终于在这片真实的水土里，听见了它破壳的清音。

纪念馆的外墙上，用图片再现着小说场景：水生嫂月下编席，女人们划船寻夫……画面是静态的，可你分明听见了水声、桨声、说笑声。馆内陈列着孙犁的生平简介，还有各种版本的《荷花淀》小说、连环画。有一本1958年的版本，纸页已发黄，封面是木刻版画：一条小船隐在荷叶间，船上人影模糊，却有一股即将迸发的力量，又似荷香与当年的硝烟味在逸出。《荷花淀》写于烽火岁月，却通篇不见颓丧，满纸皆是月光、荷花与青春的笑语。艺术的神奇莫过于此，孙犁用文字定格了瞬间，却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与回响。

走出纪念馆，已是日影西斜。我登上名为"孙犁桥"的木桥，落日把整片淀子泻成金红，荷叶成了剪影，芦苇荡被染成透明的暖色。一位当地的老人指着苍茫处对我说："雁翎队当年就在那一带活动。孙老师写得一点儿都不假——这荷花淀里，真的能藏下千军万马哩。""孙老师"，这称呼亲切又带着敬意。尽管孙犁不是白洋淀人，但白洋淀人早将他认作乡亲。老人告诉我，2002年孙犁逝世时，白洋淀人特意挑了开得最大最鲜的荷花，连夜送到天津他的灵前。"荷花是咱白洋淀的魂。"老人望着粼粼的水光，"孙老师把这个魂，给写活了。"暮色渐浓，我们住进了淀边的农家院。晚饭有当地的莲藕、菱角。房东特意推荐了炸荷花："孙老师在书里写过的，尝尝。"花瓣裹了薄面，炸得酥脆，入口有淡淡的甜香。这该是水生嫂们会做的吃食吧？在等待丈夫归来的日子，她们是否也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，揉进了这日常的饮食中？

夜晚，我独自坐在院中，打开专门带来的书，再一次，也是第一次在白洋淀重读《荷花淀》。月色真好，和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："像一缕缕透明的轻纱，笼着院子，笼着淀水。"万籁俱寂中，文字有了声音——

"哗——哗——"是水生嫂灵巧的手指带动苇眉子在吟唱。

"吱呀——吱呀——"是小船推开碧波，潜入荷花深处的战场。

"砰！砰砰！"是枪声突然响起，惊飞一滩鸥鹭。

而后，是胜利的笑声，从1945年延安的窑洞前响起，一直回响到今天。我突然明白了孙犁的不凡。他把一场救亡图存的惨烈战争，写成了一曲磅礴而深情的青春叙事。那些穿梭在荷花淀里的革命青年，他们生活艰苦，装备简陋，但他们心中有烈火，深信这片土地值得用一切去守护。这种昂扬的信念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构成了孙犁作品最动人的底色：它让血腥的战争文学，升华为一曲生命的赞歌。纪念馆里有这样一段评价：孙犁师承鲁迅，是鲁迅精神在白洋淀水乡的传人。初看时我颇为惊讶，鲁迅的文字冷峻深刻如投枪匕首，而孙犁文风清新隽永如荷风苇影，风格何其迥异？但此刻我懂了，他们都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。只不过，鲁迅以笔为刃，用冷峻的理性划破黑暗，为民族觉醒开辟道路；而孙犁，则以温暖的感性，在这条道路上种满了荷花，让人们看清为何而战，为谁而战。这精神传承最深邃之处，不仅有"横眉冷对"的硬骨头，更有"俯首甘为孺子牛"的深沉爱意。

早上离开前，我又去了淀边，遥望孙犁纪念馆。晨雾如纱，白洋淀仿佛一幅刚刚润湿的生宣，墨色氤氲，意境空蒙。几位早起的妇女在水边忙碌，动作熟练而轻柔，生怕惊扰了这片水的清梦。此情此景，让我想起孙犁晚年写的一段话："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。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，而人生的悲欢离合，总是与她们有关，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。"这或许就是打开孙犁文学世界的钥匙。在男性占据主导的战争叙事中，他看见了女人——那些送郎参军的妻子、在后方支撑起整个家的母亲、在荷花淀里乐观又勇敢的水生嫂们。他写她们的坚韧，也写她们的脆弱；写她们的奉献，也写她们的"埋怨"。正是这些鲜活的女性形象，让战争文学有了温度，有了人间烟火气。这片水，滋养了孙犁的笔。他的笔，则让白洋淀不再仅仅是一个地名，而成为中国文学地图上一个明亮的坐标。荷花淀，也不仅是一处风景，更是几代人精神故乡里的一片清波，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的一种情怀。

归途上，女儿问我："爸爸，我们看的那个孙犁，是很厉害的人吗？"我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苇荡与荷塘，轻声答道："他是一个把我们看到的白洋淀，写进了中华民族记忆里的人。"车窗外的荷田随风微微起伏，宛若点头赞同。这次白洋淀之行，我读的不仅是孙犁，更读懂了文学何以能够不朽——当作家把自己的心跳，写进了一片土地的血脉里，他就成了这土地的一部分，在一代代读者的凝视中，生生不息，清澈如初。

# 夜宿南渔山

■徐荣木

军营纪事

南渔山是浩瀚东海中一座孤悬的小岛，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海域。在南渔山上，曾有一个海军观通站。

那是一个冬日的晌午，我随单位工作组乘补给船从石浦出发，抵达南渔山时，夕阳已浸在海面。两只鸥鸟掠过低空，衔起小鱼，转眼便融进漫天落日的绯色霞光里。

近处，海浪击打礁石，掀起阵阵浪沫。我们跳上被风浪剥蚀、伤痕累累的钢筋水泥码头。码头上停着一辆旧的解放牌大卡车，这是站里唯一的机动车辆。装卸完补给的物资，我们上了车。盘山石子路像拧在崖壁上的麻绳，车轮碾过碎石，发出"咯吱咯吱"的声音。愈往上，坡度愈大，为减轻车辆的负荷，我们徒步登山。到达营地时，天已暗了下来。

岛上不通电，不通邮，不通航。寒来暑往，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，硬是在这个荒凉小岛扎下了根，日日夜夜守望着这片大海。

晚饭后，岛上的刘指导员陪我们沿着崎岖的山径，缓缓而行。有人眼尖，突然发现对面一个小岛上，隐隐约约有一群白羊在移动。刘指导员莞尔一笑："这岛上无人居住，站里因地制宜，利用此山养起羊来，平时不用管它们。"

此刻，淡淡的夜雾从太平洋深处飘来，裹挟着湿漉漉的海腥味，渐渐地笼盖了这个寂静的小岛。此时的南渔山，如坠入雾里云端，似真似幻。我思忖：这群年轻士兵如何能够耐得住寂寞，长年累月默默坚守在这孤岛上呢？

刘指导员似乎猜出了我们的心思，他讲了这么一件事：多年前，一位杭州籍战士被分配上岛。这位从小生活在城市、家庭条件优渥的独生子，第一天觉得非常新鲜，东转转、西瞧瞧；第二天就耷拉着脑袋，缄默无语了；第三天，他一个人跑到海岸边，面对大海竟嚎啕大哭起来。站里做了半天思想工作，他的情绪才稍稍平复下来。

祖国的海岛总得有人来守。站领导陷入了沉思，着手开展"拴心留人"工作。

这时，一阵乐曲旋律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我抬头望去，"浪花俱乐部"5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映入眼帘。原来，我们已经踱到岛上"闹市"区。站里用自发电点亮营区，俱乐部里灯光闪烁，播放着舒缓的轻音乐。战士们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，有打台球的、下象棋的、读书看报的，也有人在俱乐部角落写家书。此时，我好像忘记了，自己正身处一座被万顷波涛簇拥的孤岛上。

"欲要战士不恋家，连队就须胜过家。这话在理。"我追问道，"那位杭州兵现在咋样了？"

"现在已担任班长，是咱站里的业务尖子。他有一次参加基地军事专业技术比武，还获了奖，立了三等功。"刘指导员笑答。

刘指导员接着说，守岛官兵开荒种地，种上了蔬菜、果树，利用海岛优势养牛牧羊，生活条件大大改善。走出"浪花俱乐部"，刘指导员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晃了晃："可眼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！这不，有个战士的恋爱对象来信，因不满他在海岛驻守，正在闹情绪。"

熄灯号响过，孤岛一片阒寂。我躺在床上，睡意渐浓，却瞥见刘指导员的房间里依旧亮着灯，想必他还在忙碌。我想起了那封信和他说的话："在岛上，咱年龄比他们大，处理问题的经验多一点，战士主动向组织求助，为他们操点心是应该的，战士谈个对象不容易啊！"

我睡意顿消，突然来了灵感，趿鞋下床，扭亮台灯，摊开笔记本，写起海岛见闻。

就这样不知埋头写了多久，窗外的天空开始泛白，哨兵归来的脚步声从山径传来。

茫茫大洋深处，铅灰色的浪涛挟裹着冬的气息。倏忽间，一个金红色的圆边冒出来，世界渐渐变得清晰。那圆边升腾着，扩展着，变成大半个金红色的圆。大海像被煮沸了。这金色的圆球越升越高，万道金光给辽阔的海面，给南渔山小岛和这群守岛官兵，注满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。

# 高原红

■李 燕

人在军旅

6月的风裹着华北平原的麦香迎面拂来，我们一群军队文职人员从北京出发，沿着古丝绸之路向西疾行，奔赴驻扎高原的火箭军某部。绿皮火车穿山越岭，窗外的景色从连片的葱郁林田，渐次铺展成黄土高原厚重的沟壑梁峁。我怀揣对军营的憧憬，踏上了为期一个月的"兵之初"之旅。

初入营区，我被分到气象中队女兵班。迎在宿舍门口的是一位个子高挑的女班长，20岁出头的年纪，高原的阳光在她脸上烙下两团醒目的红霞。"欢迎文职姐姐们回家！"她笑意盈盈。一句"回家"，瞬间融化了我们千里奔波的疲惫。

入夜后，营房的墙壁里还裹着白日攒下的燥热，我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迷迷糊糊间，一个身影悄然靠近——是班长。她轻手轻脚地将电蚊香插在我床头。黑暗中，那点微光闪烁。我忽然觉得，她脸颊上那抹高原红里，蕴藏着比陇原烈日更滚烫的柔情。

那段时间，我在日复一日的细碎规范里，一点点读懂了人民军队令行禁止的作风密码。5分钟集合的哨音、清晨6点划破晨雾的出操号、深夜骤然炸响的紧急集合哨、严格规范的手机使用、棱角分明的物品摆放、饭前的嘹亮歌声、每晚雷打不动的晚点名……每一个细节里都嵌着规矩，每一项要求里都藏着标准。

进入7月，除了队列体能，我还跟着气象班观测天气、检查设备、记录数据。高原的日头很快在我脸上留下印记。一天，我忍不住问班长："你们都涂防晒霜吗？"她咧嘴一笑，那两团高原红仿佛被笑声激活了，在她的脸颊上欢快地跳跃着："一开始还涂，后来嘛，习惯了……"

每当我在训练中坚持不住的时候，目光总会被队列里的老兵们牢牢吸引。她们身姿如松般挺拔。烈日下，一张张脸庞上沁着汗珠，那抹特有的高原红，仿佛带着露水的山丹花，在阳光下鲜亮地绽放。看着她们把每一个动作都严抠细训直至达到最佳标准，我把到了嘴边的"不行"硬生生咽了回去。

最让我难忘的，是那次夜间合成训练。凌晨3点，红蓝对抗悄然打响。发射车的怒吼震颤大地，作战靴踏出撼动夜色的鼓点，指挥哨声如利刃般劈开黑暗。我完全融进了这支钢铁洪流里，胸腔里的热血跟着每一声号令奔腾翻涌。

我亲眼看着导弹发射车呼啸着从身旁驶过，见证了导弹缓缓起竖的震撼时刻。身边的官兵大多远离家乡，在荒原上默默坚守，训练不怕苦、任务不推诿，战友之间生死与共、亲如手足，这种滚烫的集体氛围，让我真正摸到了人民军队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脉。

一个月的高原时光倏然而逝。临别之际，我的双脚仿佛被钉在了营区的土地上，沉重得挪不动步子。我慌忙偏过头去，生怕班长脸颊上那两簇熟悉的"火苗"，会灼痛我的双眼……

回程的火车哐当作响，我下意识望向车窗玻璃上的倒影——竟惊喜地发现，自己的双颊也悄然晕开了两抹红霞。我知道，这不过是阳光灼吻的印记，可心底还有一个声音在说：看啊，这是高原烙下的滚烫勋章……

★八一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

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

## 战士的品格

■杨玉辰

搏击过烈火硝烟
习惯了酷暑严寒
踏平多少激流巨浪
战胜多少艰难凶险
战士的筋骨
经过千锤百炼

熬过黎明前的黑暗
目睹豺狼的凶残
敢挡喷着火的枪口
能扑灭顽敌的气焰
战士的本性
从来就坚毅勇敢

为人民，初心如磐
忠祖国，重任在肩
思父母，情牵梦绕
保家乡，无悔无怨
战士的心中
永远是烈火一团

眼里装着爱憎
心中敌我明辨
信仰大旗不倒
理想永不落帆
战士的品格
永远是仰视的高山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6763期

西沙恋歌（油画） 周补田作

# 山路有碑

■张一帆

感 念

巡线的路边，有一块烈士墓碑。碑不高，立在路旁一小片土坡上。

巡线官兵经过这里，常常会停下来。他们把工具包放在脚边，有人俯身拔草，有人把碑脚的泥土培拢；见碑面积了灰尘，就用袖口轻轻拂去；看到雨后碑上溅上泥浆，就从水壶倒出清水，冲净泥渍再仔细擦干。没有口令，也没有仪式。做完这些，官兵重新背起工具包，继续往前走。

第一次跟着队伍巡线的新兵小魏，就是在这样短暂的停顿里，了解到这块碑背后的故事。那天风很大，路边野草随风翻涌。队伍走到碑前，班长停住脚步，蹲下身开始拔草。小魏不知道该做什么，只好站在一旁看着。

"班长，这碑底下安葬的是谁？"小魏轻声问。

"是王锡纯烈士，名字在这里。"草拔干净后，碑上的文字露了出来。

班长指着碑文说："王锡纯，1920年出生，1939年入伍，1948年在孟家窑战斗中牺牲。"

小魏盯着碑上的名字愣了好一会儿。他以为，烈士都会有一段轰轰烈烈的事迹：在哪一年、哪一日，怎样冲锋、怎样牺牲。可眼前这块碑，只有寥寥数行记载。

巡线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查线路、看接头、排隐患，一段一段走，一处一处看。烈士墓碑就这样成了这条巡线路上的一部分。春天，嫩草从碑前冒出来，起初只有一指高，过不了几天就能盖住碑脚，渐渐遮蔽碑文。夏天，雨水多，碑前的小坡常常被冲出细沟。秋天，落叶堆积在碑旁，官兵就顺手清走。冬天，土冻实了，大家就用小铲一点一点修整土坡。

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小到难以写进工作日志里。即便记下，也不过一句话：巡线途中清理烈士墓碑周边杂草、修整碑前土坡。

有一回，队伍巡线回来，天色已经暗了。大家走了一整天，腿发沉，水壶也快空了。经过烈士墓碑时，班长又一次放下工具包。

碑前的泥土被雨水侵蚀，几根野草倒伏在碑面上，正好遮住"王锡纯"名字的一部分。班长蹲下来，先把杂草清理干净，又将被冲开的泥土一点点拢回碑脚。小魏也蹲下去帮忙。

后来，小魏也成了老兵。

他带新同志巡线时，走到那块碑前，也会自然而然地放慢脚步。新同志看见他弯腰拔草，常会问起同样的问题："班长，这碑底下安葬的是谁？"

小魏便像当年班长那样，指着碑面说："是王锡纯烈士，名字在这里。"

如果新同志继续问："我们需要时常过来清理吗？"

他就回答："路过了，就来看看他。"

他说得十分平淡，就像交代巡线时要检查那些关键点一样。可新同志听得出来，它不是图纸上标注的点位，却是巡线路上不能漏掉的一处。

一年年过去，巡线的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。有人刚下连第一次经过这里，敬礼的动作还有些生涩；有人退伍前最后一次经过这里，伫立的时间比往常更久；有人调走多年后回老单位看看，还会问起："路边王锡纯烈士的那块碑还在吧？"

当然还在。

风从山间掠过，草叶轻轻晃动。巡线官兵的身影渐渐融入群山之间，路旁，那块碑依旧静静立着。夕照漫过，烈士的名字被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辉。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 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 定价每月20.80元 零售每份0.80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